

江天雪意 著
JIANGTIAN XUEYI
WORKS



民国 有佳人

七年的时间，足以改变一个人的命运轨迹。
她早已不是当年那个为了爱孤注一掷的天真女子，
而他如今为了她，
却陷入了更绝望的矛盾和疯狂。
THE LEGEND
OF A BEAUTY

江天
雪意

世上男人，容易爱得深，
却总是将爱牺牲。

曾经纯洁无瑕的爱情，
在残酷的现实与利益面前，
也经不起时光的打磨，
总是不可挽回。

光明日报出版社

江天雪意·著
THE LEGEND OF A BEAUTY

【孽海卷】

民国有佳人



光明日报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民国有佳人. 孽海卷 / 江天雪意著. -- 北京: 光明日报出版社,
2012.7
ISBN 978-7-5112-2357-9

I. ①民… II. ①江…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075513号

民国有佳人·孽海卷

著 者: 江天雪意

出 版 人: 朱 庆

终 审 人: 孙献涛

责任编辑: 庄 宁

责任校对: 张 翀

封面设计: 80零·小贾

责任印制: 曹 诤

策 划: 暖 暖 张才曰

出版发行: 光明日报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东城区珠市口东大街5号, 100062

电 话: 010-67078247 (咨询), 67078270 (发行), 67078235 (邮购)

传 真: 010-67078227, 67078255

网 址: <http://book.gmw.cn>

E-mail: gmcbs@gmw.cn zhuangning@gmw.cn

法律顾问: 北京市洪范广住律师事务所徐波律师

印 刷: 三河市汇鑫印务有限公司

装 订: 三河市汇鑫印务有限公司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 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开 本: 670×970 1/16

字 数: 360千字

印 张: 18

版 次: 2012年8月第1版

印 次: 2012年8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12-2357-9

定 价: 29.0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天固有情焉，怎奈情孽如刀，雨打霜临，晚风庭院。
伊人无恙否？且看香雪如海，半宵清梦，慧业同一。

目录

CONTENTS



第十章	第九章	第八章	第七章	第六章	第五章	第四章	第三章	第二章	第一章
水流云逝	炉烟热烬	乱山残照	叶落秋江	一川风絮	秋风驰骤	暗潮涌动	未雨绸缪	情难自控	旧恨新愁
127	115	106	094	077	060	045	031	018	001

目录

CONTENTS

第十一章	烈焰燃心	143
第十二章	岁序不言	162
第十三章	城上清笳	177
第十四章	苦当为盐	197
第十五章	歧路问情	212
第十六章	描就春痕	227
第十七章	情深莫问	243
第十八章	妒花天气	256
第十九章	新客旧识	269

第一章 旧恨新愁

戚大年将文澜接回盐店街，并和傅春生安顿好了卓策明，刚刚把事情办完，乐山的盐号经理打来电话，说东家已经在回来的路上，估计两三天后就到。那经理通告完，又补了一句：“东家说，他回来的事情不要告诉任何人，只戚掌柜您一人知晓就可以了，这两天请戚掌柜找时间去趟啥园帮着拾掇一下，再找许管家要一把银质圆头钥匙。”

“拿那钥匙干什么？”戚大年问。

“东家说拿了钥匙，许管家自会告诉你。”

戚大年满腹狐疑，这个东家从小性格就古怪，谁都猜不透他心里想什么。他去了啥园，找到老许问起那把钥匙。老许已经年过半百，以前是林家田庄的管事，啥园修好后，老许便从田庄调来成了啥园的管家，人是向来沉稳的，这次神色却颇为激动。

戚大年大是讶异，连问端详，老许眼光闪闪，只是做个手势，让戚大年跟着他上了二楼。静渊平日都在东南角的房间，戚大年下意识就要朝那儿走，老许却回过头，指指正南向的一间屋子，拿起那把银质钥匙，打开了门，顺手按下右侧的电源开关。“得抓紧了，好多东西还得预备呢。”老许一面说着，一面走进去把窗帘拉开了。戚大年跟在后面，眼睛瞪得老大。

这屋子看起来一直没有人住过，但是却连丝毫的尘灰也没有。窗户是法国式敞亮的长窗，窗外是毫无遮挡的美景，正好能远眺紫云山，俯瞰清河。屋内陈设华丽却不俗气，墙壁上挂着鹅金丝土耳其墙帷，天花板上悬着一盏法式琉璃吊灯，阳光透进，那吊灯五颜六色闪着晶莹的彩色光芒，投射在繁花细叶的地毯上，一张柔软的西式大床，铺着淡绿色的丝绒罩子，也是一尘不染。

老许走到床边墙上的大立柜旁，朝戚大年招招手，戚大年便走了过去。老许打开柜子，戚大年见里面整整齐齐挂着衣服，却都用深色丝绒罩着。老许把罩子一个个拉开，扔到地上，戚大年看得清楚，那些衣服全是精致秀美之极的四季女子衣衫。老许一面拆着罩子，一面道：“唉，说来好笑，这些时髦的女子衣服，竟然全是我这个老头子去采购的，真是要命的差事，东家写了张单子，我南来北往到处张罗，如今总算可以省下心来了。”

“这，这是……”戚大年不禁口吃起来。

“我呢，现在要把这些衣服重新拿去熨烫浆洗，整栋楼也要重新打扫收拾了，您老人家呢，得先从账上给我支笔钱，屋子里该添置的东西我还得抓紧去买，别的不说，就是放在里头的花草也是一笔大开支呢。”老许抬头看向戚大年，“东家虽然让您先不要张扬，但是有些事情还是得做的。戚掌柜，您尽快去物色几个年轻伶俐的丫鬟，这几年啥园冷冷清清的，全是我们这些老头子老婆子伺候着，如今也该热闹起来了。”

戚大年兀自发着愣，老许很是奇怪地看着他：“你还不知道什么情况？”

他摇摇头。

“真不知道？”

戚大年敲着脑门左思右想，突然倒吸了口冷气：“是大……”

话却没有说下去，只听咕咚一声，他喉结动了一下。

到啥园的时候正好是黄昏，天空和大地间只剩下一线暗红的玫瑰色。七七看到那片紫杉林，密密地掩盖着一个高大的庭院，正是八年前新婚回门时路过的地方，那时也是如现在这样，她和他一同坐在车里，她的手放在他的手中，他在耳边细语：“这是给咱们修的房子。”当时，她只觉得幸福无比。

如今真到这儿来了，却已经间隔了一段如此漫长的时光。

宝宝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富丽堂皇的房子，可她只是惊奇了一会儿，随即就想起自己的松鼠是不是已经跟来了。这个庭院中有这么多高大的树木，小松鼠究竟躲在哪里呢？她抬起头，却只看到黑压压的枝条和越来越暗的天空，不由大失所望。

老许带着几个看上去十分清爽的丫鬟迎上来，恭恭敬敬地向静渊和七七行礼，就似七七早已经住在这里似的，脸色平静。问个好，一行人便熟练地散开，有的拿行李，有的去厨房预备吃食，有的则回到一楼的大客厅随侍。

宝宝和母亲跟着众人进了大客厅里，踩在柔软的地毯上，都听不见自己的脚步声。她曾经觉得世上最漂亮的房间就是璧山赵夫人的卧房，还曾偷偷跑去看一眼，却被赵夫人一声怒喝吓跑了。如今这个童话书中的像天堂一样的地方，到处都是稀奇的东西的地方，竟然是她的家，她又惊又喜、又不敢相信，因为怕自己出声会惹得母亲心烦，便只安静地跟在她的身后。七七随意找了一张软椅坐下，把女儿拉到身旁，给她理着有些蓬乱的辫子。

静渊看向老许：“可都收拾好了？”

“都收拾好了，不过……”老许看了一眼宝宝，低头道，“还有一些尚未预备，明天立刻补齐，东家请放心。”

静渊点点头。

晚饭并没有过于丰盛，但是菜色很精致，红烧鱼端上来的时候，三双眼睛都闪出了一丝光芒。

静渊怔忡不宁，七七却忽然笑了笑，夹起一块鱼，仔细地剔了刺，放到宝宝的碗里，

笑道：“乖宝，你不是最爱吃鱼的吗？”

宝宝睁着一双大眼睛看着母亲，怯怯地说道：“妈妈，我不吃鱼，我……我不吃。”

七七心中一酸，温柔地摸摸她的小脸，给她舀了点鱼汁拌在饭里：“乖宝不要怕，妈妈现在好好的，以后天天看着乖宝吃鱼。你看，这只鱼为了要给我的乖宝吃，被大师傅给杀掉了，乖宝可不能让鱼白死啊，对不对？”

说着，七七又舀了些汤汁拌在自己的饭里，闻了闻：“好香呀，不知道我的小馋猫乖宝想不想吃呢？乖宝听不听妈妈的话呢？”

“听话，乖宝听妈妈的话。”宝宝说着，顺从地把鱼吃掉了，总算有些开心起来，眼睛弯弯的，“真的好好吃！”

七七随意夹了一筷子青菜放到自己碗里，普普通通的炒青菜，却也有盐帮菜的浓厚味道，这熟悉、陌生、又爱又恨、难以割舍的味道，竟让她难以下咽。她悄然抬眼，见静渊正凝视着自己，目光焦灼，便朝他温柔一笑：“一时竟有些不习惯，慢慢就好了。”

他回应她一个笑容：“对，慢慢就好了。”

宝宝悄悄看向静渊，静渊一下子便捕捉到了那亮闪闪的目光：“宝宝，在想什么呢？”

宝宝感觉到一种从来没有过的踏实和安全，她终于有了一个父亲，想着想着，脸上笑意渐渐浓了，小脚忍不住又晃动起来。

七七轻轻斥责道：“教你多少遍了，脚不要乱动。”

宝宝突然调皮起来，知道母亲不会真的责骂，晃动得更加厉害了，脸上带着恶作剧的笑容。

七七无可奈何地看向静渊，静渊却哈哈笑了起来，似乎颇为高兴。

月华如水，他站在露台上，抬头见到一轮明月，方想起两天之后就是中秋了。和七七夫妻一场，跨越八年时间，却只一同过了一个中秋节，早知如此，那仅有的一次，自己就应该在家里好好陪着她。如今终于等到团圆的日子，可他心中却依旧空荡荡轻飘飘，似这将满未满之明月。

老许悄悄走过来，轻声问道：“东家，玉澜堂那边您什么时候去看看？听戚掌柜说，小少爷这几日没见着您，连觉都睡不好呢。”

他皱皱眉，手紧紧握着汉白玉栏杆，冰凉直沁入心里：“这两日我都会在这里，盐号那边的事情你让戚大年帮忙张罗下，先别说我回来了。”

老许应了，轻声离开了。

宝宝清脆的声音传来，静渊循声而去。卧房的浴室连着露台，另有一门出入，他走到那门外，听到宝宝欢声叫道：“妈妈，这么多水啊，都是热的，一点都不冷！”

拍打着水花，宝宝发出开心的笑声，七七道：“乖宝，来，脱衣服。”

“妈妈洗吗？”

“给你洗了我再洗。”

接着听见“咚”的一声，七七笑了出来：“你这调皮孩子，溅得妈妈一身水！”

宝宝叫道：“妈妈，我明天还可以洗吗？还可以吗？”接着又是“咚”的一声。

静渊听着这银铃般悦耳的声音，却如脑中响起了紧箍咒，一阵痛苦焦躁。

丫鬟小桐本在浴室连着卧房的一个格子间里等着，待母女俩出来，方脚步轻盈走进来收拾。七七给宝宝擦着头发，听见浴室里传来汨汨流水的声音，热气蒸腾飘到外面来，原来小桐正在换水。

宝宝睡意上来，不待头发干透就睡着了。七七把她抱着走到卧房，两米来宽的大床，宝宝睡在上面，盖上柔滑的丝绸被子，真像条水潭中被淹没的小虾米。七七给她擦了会儿头发，方拿了自己衣服去浴室。小桐正换着毛巾，回头看见她手里的衣服，笑道：“大奶奶，您的衣服另备着呢。”说着指了指窗户右侧的一个小桌，上面有一个小花瓶插着一束白色栀子花，旁边放着一套叠好的极轻柔的睡衣，鹅黄的缎子，柔柔一团光晕。

也许是太过疲乏，七七没有泡多久，心跳就突然变快了，只觉得呼吸困难，太阳穴也麻胀起来。窗户微微开着，外面虫声幽幽，她勉强站起来，湿漉漉地走过去，从那窄窄的缝隙里，看到远处毫无遮挡的夜色和月光下粼粼的清河，那是她已经七年多没见的清河。

她把窗户推得缝隙大了些，一阵凉风吹来，带来凄婉的鹧鸪声和栀子花、夜来香发出浓郁的香气，这感觉陌生而又熟悉，可最美的一段年华是那么短暂，一去不复返。

她怔怔地出着神，忽然听到身后传来一阵脚步声，转过身来，静渊已经走到了她身后。她现在赤身露体，立时就想躲开，顺手从桌上抓起那件睡衣挡在身前，他却用力将那衣服掷到窗外，薄薄的丝绸被夜风吹起，如蝴蝶一般翩翩飞远。

她惊恐万分地看着他，他飞快把她抵在窗台，让她无处可退。

如此之近，近到彼此的呼吸都能交缠，见那一双俊秀的眼睛炽热地闪着光芒，她不由得颤抖起来。

他轻声叫了一声：“七七！”然后，他拂开她湿湿的头发，头一低，便要吻向她的嘴唇。她却将头一扭，他的吻落在她柔腻的颈侧，他的髭须轻轻点触着她的耳际，让她浑身发麻，她伸手推他，他却将她狠狠压住，急促地解开自己的衣服。

他皮肤的味道，是熟悉的、带着热气的一缕香根草的气息，猛烈的吻像午后的热风伴随暴风雨袭来，密密地、重重地打在她的身上。他发烫的双手盖在她光滑的肌肤上，抚摸到哪里，就似燃烧到哪里。月光下，她的胸脯闪着莹白的光芒。湿湿的长发抛洒，冰冷地打向他滚烫的脸庞，他闻到一股从胸口涌出来的酒气，却不知道这酒气是从何而来，因为他根本就没有喝酒，只知道身体里的血液已经变成烈火，瞬间燎原，如狂风肆虐，他要将她攻陷。

一刹那，她痛得蹙起了眉头，身子弓起如一张绷紧的弦。他却丝毫没有放开她的意思，只是毫不停歇地掠夺。她的反抗如细沙遇到大浪，终于被击溃。

“疼吗？七七，疼吗？”静渊不停地问她，一只手臂放在她的背后，为她隔着坚硬的窗台。

除了与他一同剧烈地呼吸，她根本无法言语。此时此刻，她只知道她的命运、她的

记忆、包括她的身体，全都被一点点撞击开来，各种各样的声音，鹧鸪声、杜鹃声、流水声、鸣虫声、他的喘息声、她急促的呼吸声、肌肤相接之声，一时全都听得见，一时又全都听不见，只有那人生的无限色彩与无尽悲欢，如烟花般绚烂绽放。

“七七！”

他在她耳边叫着，就似他站在远方，向她温柔凝望。他一面朝她奔跑，一面不停地呼唤，终于跑到了她的跟前，于是，他用尽全部的力量去紧紧抱住她。他不会放手，再也不会放手。

终于，她洁白的下颚划了一道美丽的弧线，仰着头，她看到窗外的夜空，一轮将满的明月放出夺目的光芒。

那瓶栀子花已经悄悄滚在了地毯上，瓶中的水如同疯狂的激情一样全部泼溅而出，娇柔的花瓣上洒满了水珠，发出甜腻暧昧的香气。

许久，七七轻轻伸出手想拿起一朵，静渊的双臂兀自缠绕在她胸前，她一动，他就下意识地收紧了臂膀，她的手离花朵距离不到一尺，却怎么也够不着。她悄悄叹了口气，他本没有睡熟，突然睁开眼睛，在她白皙的肩头印上一个吻。

她回头，眼前的人脸上微笑漾开，是心满意足的样子。

七七脸上忍不住露出红晕：“现在这样躺地上，像什么样子？佣人们估计都知道我们在……”她说着声音越来越小，脸上的红晕也越来越深。

静渊悄声笑了起来，一个俯身又将她压住，将嘴唇轻轻触在她被他弄出的点点红印上，低声道：“我告诉过他们，除非里面杀了人，才可以进来。”

她脸颊滚烫，伸手抵在他肩上，斜斜地看了他一眼：“你是差不多要把我杀了。”

静渊笑道：“那你把我杀了吧。”说完，他吻在她锁骨上。她呼吸困难，便轻轻扭着身子，不想却重又点燃了一把火，他喘气道：“只有你会让我发疯。”微凉的夜风从窗外不断吹进来，他却如此炙热，直烙到她身体最深处，她的足趾如莲瓣尽数敛起，一只手无助地摊在地上，纤指轻伸，终于够到了那栀子花，凉润润的，不一会儿也被她捂热了。

晨曦微朦，静渊睁开睡眼，只觉花香沁脑，斜着看去，七七早就醒了，只是怕吵醒他，不敢动弹，正一朵朵捻着压在腰身下面的栀子花，凝脂般的花朵已经被压出暗黄色的褶子。

他抚着她光滑的背脊，她转过头来，脸色发红：“醒了？”

他在她唇上深深一吻：“换地方接着睡。”

穿了衣服，他们蹑手蹑脚回到卧房，悄无声息上了床。宝宝睡得很沉，只微微翻了个身，迷迷糊糊叫了声“妈妈”。七七在女儿睡得发热的脸蛋上亲了一口，宝宝就势回转身子，自然而然靠在七七怀里。

静渊侧过身来把七七搂住，手则搭在宝宝肩膀上，喃喃道：“真像做梦一样。”语气平和幸福，七七怔怔听来，心中却隐然有一丝莫名的哀伤。

日上中天，蝉声喧哗，宝宝睡醒了，揉着眼睛坐了起来，见母亲还在沉沉熟睡，雪白的脸庞边还有一个人，却是父亲，一只坚实的手臂绕在母亲腰上，紧紧握住她的手。宝宝便一根根掰静渊的手指，要把母亲的手抓出来，没想到静渊的手却突然一张，把她的小手也捉了起来。宝宝一惊，忙朝他看去，只见他眼睛眯着一条缝，正看着自己呢，不由咯咯笑了起来。

七七也醒了，立时问道：“宝宝，是不是想尿尿？”

当着静渊的面，宝宝觉得很不好意思，过了一会儿，红着小脸点了点头。

七七便要起身，静渊却一把将宝宝拉过来，让她俯在自己胸膛上。宝宝被他弄得发痒，忍不住又笑起来，静渊爱煞了她笑起来的可爱模样，握住她的小脸蛋，笑道：“宝宝，叫爹爹。”

宝宝憨憨笑着，却并不开口，不是不想叫，只是有种莫名的羞涩，让她开不了口。

静渊把她紧紧搂着：“不叫的话就不许去尿尿。”

宝宝像只调皮的小狗一样不停挣扎，静渊只是按住不放，宝宝笑着叫道：“妈妈，妈妈！”

七七要去拉开静渊的手，却连自己也被他一同按住，“呀”了一声，亦忍不住轻轻一笑。

静渊笑道：“怎么办，连妈妈也救不了你了。”

七七叹道：“静渊，你举不过这个孩子。”

“我就不信了。”静渊双手一紧。

宝宝只觉得母亲温软的身子压在自己身上，说不出的好玩，但又确实想解手，都快憋不住了，脸涨得通红，挣扎了几下，父亲反而更用力，她索性大声叫道：“干爹，干爹来救我，干爹来救妈妈！”

她只知道这世间最厉害的人就是会打狼的赵四爷，父亲看起来文文弱弱的，自己叫出干爹来，说不定真会吓住他。果然，静渊把手松开了，脸上的笑容却渐渐退去。

七七轻声道：“静渊，不要怪她，她心中是早就认了你的。”

他点点头，把她们慢慢放开，又在宝宝屁股上一拍，道：“去吧！！”

宝宝大是得意，笑着下了床。

窗外起了一阵微风，鹅黄的窗帘轻轻飘动，阳光是浅浅的金色，露台上飘下的落叶，被清爽的微风吹得翩翩飞舞，发出细碎的声响。

宝宝好奇地看着盥洗室梳妆台上放着的精致小瓶子，拿起来左看右看。七七拧了热毛巾给她洗脸，她指着那些瓶子问道：“妈妈，那是什么？”

七七微笑着拿起一瓶，轻轻打开，一股玫瑰花瓣的香味飘出，瓶中像装着一小堆浅粉色的雪花。她轻轻蘸了一点朝女儿的小脸上抹去，笑道：“这是给我的乖宝擦的香香。”

宝宝拍手道：“好香啊，妈妈我还要香香！”

七七把雪花膏的瓶子递给宝宝，宝宝捧着爱不释手。

七七见女儿蹦蹦跳跳十分高兴的样子，也不禁嫣然微笑，忽然想起一事，轻声道：“宝宝，以后不要在爹爹面前提起干爹了，好不好？”

“为什么？”宝宝不解。

“爹爹喜欢宝宝，宝宝若是总提起干爹，爹爹会伤心啊，宝宝不希望爹爹伤心吧？”她给女儿理着厚厚的刘海。

宝宝还是不明白：“爹爹为什么伤心呢？”

七七蹲下身子来，看着女儿的眼睛认真说道：“宝宝，如果爹爹只喜欢小弟弟，不喜欢你，你会不会伤心？”

宝宝黯然地点点头。

七七心中隐隐作痛，面上却微笑着说道：“所以呢，爹爹如果以为宝宝心里只喜欢干爹，他自然也会伤心的呀。”

宝宝抬起头，大眼睛里隐隐含泪：“妈妈，爹爹为什么现在才来接我们？”

七七心中痛楚，却只能强作笑颜，给女儿梳着小辫子，柔声问：“你喜欢爹爹吗？”

“喜欢。”宝宝老老实实在地说，“不过我不好意思叫他，每次看到他，就会想起他抱着小弟弟的样子，我心里有点不舒服。”

“所以宝宝要乖乖的，让爹爹越来越喜欢你，像喜欢小弟弟一样喜欢你，好不好？”七七摸摸她的小脑袋。

“嗯！”宝宝微笑着点点头，做出努力的表情。

她们从盥洗室出来，静渊正在露台上和老许说着话，七七还穿着睡衣，就没有出去。静渊回过头，向她指指一旁的大衣柜，她便走过去打开来，看到里面的衣服，不由得怔住。宝宝拉拉她的手，叫道：“妈妈，这么多好看的衣服！”说着，轻轻牵出一条淡绿色旗袍的下摆，笑道，“你喜欢这个颜色，我是知道的。”

七七定了定神，把那件旗袍拿出来，微微一笑：“你什么都知道。”

静渊走进来时，她已经把衣服换上了，头发挽成髻子，宛然便是当年的模样，但容光靡艳，风姿愈加媚媚。他痴痴地看着她，好半晌才回过神，见宝宝仰着头笑眯眯的，便笑道：“宝宝，妈妈好不好看？”

宝宝笑道：“比仙女还好看！”

七七揉了揉宝宝的小脑袋：“你见过仙女了？”

静渊微笑道：“宝宝的房间一会儿就布置好了，她要用的东西也都买好了，下午就能送过来。”

七七点点头：“明天就是中秋节了，我想今天下午带着她去看看我娘家人。”

静渊想了想，说道：“这样吧，我让人送你们去运丰号，我也顺道去一趟盐场看看卓老师。你若要在娘家住，给我打个电话就行了。不过明天我可要去接你，一同回来过中秋，你说好不好？”

“嗯。”

见七七脸上颇有伤感之色，静渊知她必定是心念老父，便安慰道：“你放心，你爹人还硬朗着呢，几个月前他过生日，我代你去拜了寿，他精神很好，还是老样子。”

她泪珠莹然：“你真是有心，谢谢你。”

他让她靠在肩头，柔声道：“一切都会慢慢好起来的。”

她抬起头凝视着他，楚楚动人，婉转有情。他忍不住又想吻她，忽听衣柜里扑通一声，原来是宝宝趁父母说话，偷偷爬进大立柜里去玩，被衣服绊了一跤，一件大衣落下来把她罩住了。

静渊在七七唇上重重吻了一下，笑着走过去把女儿从柜子里抱了出来。

汽车沿着清河开着，七七一路给女儿讲着各处盐灶天车的名字和故事，经过下河滩时，见甜食店金福记外头依旧如她记忆中的那样，逢中秋节就人潮汹涌，想起八年前的中秋，心中又是酸楚又是甜蜜。

进入白沙镇，见到一家运商店面，匾额上写着“宝川”二字，七七不由问道：“司机师傅，请问这个宝川号，可是盐店街上的宝川号？”

司机姓陈，是前年才到天海井的，笑着答道：“就是呢，盐店街上的是总号，这一家是分号，主要管陆运的，秦老板基本上都在这里。”

七七对自己当年不辞而别这件事，一直怀有极大的愧疚，此刻重见宝川号，心中实在忍不住，便道：“你帮我看着女儿，我去看看，马上就回来。”

嘱咐了宝宝两句，七七便下了车，心想可能马上就会见到秦飞，一颗心怦怦乱跳。

厅堂倒是宽敞，盐铺的几个师爷正和里面的伙计们商量着什么，见没一个熟脸，七七便找到一个伙计问道：“请问秦老板在吗？”

那伙计正低头收拾着东西，随手往里一指：“就在里面。”

七七谢了一声便走了过去，那伙计随意抬起头看了一眼，喃喃道：“呀，原来不是胭脂姑娘啊。”待要叫住，七七已经推门进去了。

午后的阳光从窗户透进，照在他乌黑的头发上，熠熠闪光。他好像在打盹儿，靠在椅子上，闭着眼睛。听见细碎的脚步声，他揉了揉太阳穴，语音疲惫地说道：“胭脂，我说了，买不到就不要买，那老吴性子像茅坑里的石头一样，你越巴结他越得意。”

七七知道他说的是金福记的吴师傅，胭脂定是去排队买月饼了，想着八年前自己也是为了买两提金福记月饼，跟那吴师傅磨了好几天，不由有些感慨。

没有听见回答，他不由有些奇怪，便睁开眼睛，看到七七，一时有些茫然，突然间瞳孔一缩。

七七轻声说道：“阿飞，我回来了。”她脸上带着他熟悉的微笑，樱红的嘴唇却微微颤抖着，知道他一向喜欢她的笑容，所以她要笑，笑得越美越好。

他慢慢站起身来，碰倒了书案上的笔筒，有几只笔滚了出来。他绕过书案朝她走过

去，一步一步，似要将她的面容看清楚，剑眉微蹙着，黝黑的眼睛里射出复杂的光芒。

“阿飞……我……”她还没有说完，他突然扬起手掌，她闭上眼睛，似早有预料，等待他的重击落下。

她知道那次出走一定伤透了他，七年多来她杳无音讯，他有多么煎熬她自然能想得到，她本来就没有指望他能原谅自己，即便真挨他一巴掌，又怎么能补偿一直以来对他的拖累与伤害？

七年多来，没有她的日子，秦飞觉得自己完全可以过得平静，他几乎已经将她忘了，可当她站在眼前，那种可怕的感觉又来了，一会儿是希望，一会儿是绝望！他曾多么惦念她，惦念到崩溃的地步，如今她却浑若无事般站在他眼前，如春草亭亭而立，这模样让他陡生恨意，他真恨她！

他的手捏成一个拳头，脸部抽搐着，声音似从牙缝里挤出来：“走！”他指着屋门，“给我出去！”七七咬着嘴唇，眼泪在眼眶中滚来滚去。

秦飞不再看她，觉得全身的血液都涌上了胸口，可脸却如同失去了血色一般，惨白如纸，手捏着书案的边缘，指节变成了青色。

她深深吸了口气，迅速转过身朝外面走去，这一次她很小心，没有再像七年多以前那样撞到门上。她快步走出了大堂，陈司机站在车子外面，宝宝在他身边站着，正往里张望，见她出来，奔过来欢声道：“妈妈回来了！”

“就这么一会儿你就离不得，什么时候才能长大？”

宝宝见母亲眼中隐隐含泪，惊道：“妈妈，你怎么了？”

她喉中似哽着什么，几欲流下泪来，低声道：“走，咱们去看外公外婆。”

车子发动了，七七将发烫的脸靠在女儿的头发上，眼睛直视着前方。那里熙熙攘攘，是她曾在梦中回来过无数次的街道，是她生长的地方。她一直看着前方，不敢回头。

运丰号总号外，几个小厮正靠着墙抽烟聊天，时过境迁，这些下人她竟然一个都不认识了，全是生面孔。七七牵着女儿在大门外踌躇，心里怦怦乱跳，竟不似回家，像是罪人去衙门自首一般。可那毕竟是她的家，那里有娇宠她的亲人，在外受尽磨难时心里想着念着的亲人。

宝宝见母亲热泪盈眶，手掌心都出汗了，担心地问道：“妈妈，你没事吧？”

“妈妈没事，妈妈做了错事，怕外公外婆生气。”

宝宝笑道：“原来妈妈也有怕的时候。”

七七抿嘴一笑，对陈司机说道：“陈师傅，你先回去吧，我和宝宝在娘家住一晚上，明天让娘家人送我回去就行了。”

陈司机便笑着说了声“告辞”，把车开走了。

七七带着女儿穿过账房旁边的月洞门，走到通往住宅的青石主道入口，那几个小厮见她贸然就要进去，其中一人便招呼道：“哎，这位太太，里面是私宅，可不能随便进去的。”

七七笑道：“我知道，我去找孟老爷。”

那小厮见她衣着体面，人又美貌，牵着的小女孩又眉目如画，心想这对母女说不定是孟家的亲戚朋友，便客气地说道：“我帮您通传一下，您在这里等等。”说着，小厮指了指一旁香樟树下的石凳子。

七七道：“我是七小姐。”

那小厮一时没有反应过来，愣道：“哪个七小姐？”

七七便解释道：“我是你们老板的七女儿，这是我娘家。”

那小厮乍然回过神来，顿时大惊失色地叫道：“七……七小姐……您……您回来了！”

七七点点头，牵着宝宝的手往坡上走去。那小厮忙几步跟上走到她们前头，颤声道：“七小姐，您慢慢走，我先去报喜，老爷要知道您回来，不知道会有多高兴。”

七七笑道：“谢谢你，小哥，你叫什么名字？”

那小厮抹了抹一头的汗：“我叫来福，是冯保的表弟。”说完，他便迈开步子，飞快地跑了进去。

宝宝看着周围高大的树木、宽宽的长廊和精美的楹联，忍不住说道：“妈妈，外公家也好漂亮，好大！”

七七笑道：“是啊，妈妈小时候就在这里住呢。”

宝宝“哇”了一声表示惊叹。

七七看着女儿：“宝宝，你怪不怪妈妈？”

“怪妈妈干什么？”

“妈妈让你住在山里的小房子，让你受苦。”

宝宝摇头：“妈妈爱我，我不怪妈妈。我跟妈妈在一起就好。”

七七用力握了握女儿的小手，心中感慨万千。

两人快要走到门口时，来福忽然一脸仓皇地从府宅大门出来了。

七七问：“怎么，不在家吗？”

来福咬着嘴唇嗫嚅道：“我去跟老爷道喜，老爷……老爷却说，不让七小姐进家门，让七小姐……”

七七难以置信地看着来福。

来福见她神色凄婉，心中不忍，轻声道：“七小姐，您先回去，过两天再来吧。”

“你刚才的话还没有说完，老爷说让我做什么？”

来福叹了口气：“老爷说的话肯定是气话，七小姐不要难过……老爷说，让七小姐从哪来就回哪里去，孟家早就没有你这个女儿。”

七七的肩膀微微颤抖了一下。

宝宝轻轻摇了摇母亲的手：“妈妈，别难过，我们改天再来吧。”

来福轻声道：“要不您到账房去歇一会儿？”

七七摇摇头，摸摸女儿的刘海，轻声道：“宝宝，妈妈带你去吃好吃的。”

“嗯！”

母女俩沿着青石大路一路往回走，道路两旁落满了香樟树叶和桂花，弥漫着清芬浓郁的香味，那是家的味道。慢慢地，这股熟悉的味道逐渐淹没在市井喧嚣中。七七带着女儿走在白沙镇的人群里，卖糖人儿的、卖耗子药的、卖猪儿粑的、耍猴的、卖艺的……街上十分热闹。她从小就生活在这条街上，它似乎根本就没有经历过时光的洗刷。

宝宝跑到一个糖人儿摊旁，指着插在稻草捆子上的一只小猴形状的糖人儿叫道：“妈妈，小猴子，小猴子！”

七七掏出零钱给她买了，牵着她的手走进一家叫“陶然居”的饭店。往年春节的时候，她和娘家人常来这家饭店。

她点了两碗醪糟汤圆，又点了以前最爱吃的凉粉、红油抄手、拌牛肉、热豆花，一样样教宝宝吃，说这些东西自己以前有多么爱吃，还偷过家里的钱和宝宝的舅舅们一起来吃零嘴，被宝宝外公教训呢。

宝宝笑眯眯地吃着，开心极了，却发现母亲沉默了，眼睛直直地看着她的那碗汤圆，突然吧嗒吧嗒地掉下泪来。

宝宝慌了：“妈妈，你怎么哭了？”

七七笑道：“妈妈没有哭，没有哭。”可她就似中了魔障一般，眼泪止不住地掉下来。

宝宝走过去爬到她的腿上，把母亲的眼睛捂住：“妈妈不要哭，宝宝不要妈妈哭，哇……”说着说着，她自己却咧着小嘴大哭起来。

七七把女儿紧紧搂住，无声啜泣。食客们见这一对母女莫名其妙突然哭起来，都好奇地看着她们。

“七七。”一个温柔的声音传来。

七七抬起头，看到一双爱怜横溢的眼睛。

“妈妈……”她颤声道。

孟夫人由冯保娘搀扶着站在她们面前，叹了口气，拿出手绢给七七擦了擦眼泪，坐了下来，眼睛看向宝宝，柔声问道：“这是我外孙女吧？”

七七使劲点头，推推宝宝：“宝宝，快，快叫外婆。”

宝宝大眼睛里兀自含着泪，甜甜地道：“外婆。”

孟夫人凝视着宝宝，目光中爱怜横溢：“这孩子……长得跟你小时候一模一样。”说着又朝宝宝伸出双手：“好孩子，来，让外婆抱抱。”

七七把宝宝送到孟夫人怀中，孟夫人眼中含着泪花，在宝宝的小脸上亲了一口：“真乖，真是乖宝贝。”又问宝宝今年多大了，几月生的，平日最爱吃些什么，宝宝一一温顺地回答了。孟夫人又亲了亲她，对身旁的冯保娘说道：“你带孩子出去逛逛，给她买点东西，我跟七小姐说说话。”冯保娘答应了一声。

七七给宝宝理了理头发，道：“外面有小白老鼠，让冯婆婆带你去看，可好玩了。”

冯保娘也笑道：“是啊，小小姐，那个老鼠还会踩风车呢。”